



## 天地英雄气 丰碑铸英城

——忆四战四平中的战斗英雄(七十九)

赵志军

### 攻坚战俘敌八十 战斗英雄韩庆丰

韩庆丰这时才知道自己走错了路，进入了敌军的阵地。但他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沉着地掏出一颗手榴弹，将拉环挂在手指上，向对方敌军喊道：“你们被我们包围了，快点交枪吧，交枪留命，不交枪全都炸死你们！”他刚喊完话，敌人就打过两枪来。韩庆丰敏捷地将一颗手榴弹投了过去，在爆炸声中敌人沉寂了，他忙用命令式的口吻喊道：“将枪全部扔到沟沿上，抱着巴掌一个一个走过来，要不然全都炸死你们！”就这样，20多名敌人按照他的命令走了过来。此时，其他阵地的敌人仍然在打枪，他告诉过来的俘虏都沿沟边向北走，不然会被流弹打死。其他俘虏都走后，韩庆丰看着最后过来的俘虏，对他说：“你回去告诉你们的长官，就说八路军这次来了好几万，将你们完全包围了，快点交

枪，八路军优待俘虏，要是顽抗，你们一个也活不成！”俘虏去了不到五分钟，一个拿着冲锋枪的排长领一队人，也像前面二十几个人一样将枪放在沟沿上抱着巴掌走了过来。那排长还一边走一边说：“我们投降！”

黑暗中，敌军觉得他们已经走进我军森严的包围中，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韩庆丰又像先前一样，留下一个俘虏，简单地说明我军的俘虏政策后，要他回去再联络。几分钟后，又过来一个排，带来一挺轻机枪、一支冲锋枪。他向走在最近的一个俘虏问：“还有吗？”那人回答说：“都过来了，没有了。”韩庆丰说：“怎么没有，那后边是谁？”话音刚落，后边为首的三个矮个子敌人啪的一连打了两枪，子弹从韩庆丰的耳边射过。韩庆丰很生气，拿起枪想打死他，但一想到能多抓几个俘虏就没开枪，向对

方喝道：“还打枪，想死吗？马上把枪放下。”在他的喝令下，对方的矮个子军官连忙走过来，把枪放到壕沟里。韩庆峰问他：“后边还有吗？”矮个子军官忙回答：“没有了，没有了，金都过来了。”正在此时，对方又打过来一排枪弹，战友先纪德也从后边赶了过来，帮助他向敌人投了两颗手榴弹，又喊道：“枪是老蒋的，命是你们自己的，别再给老蒋卖命了！”十几个敌人这才举起双手走了过来。

韩庆丰跳出掩体首先扛起两挺轻机枪，又背上两只冲锋枪，再看看战壕里外已经堆满了三步零枪。此时天将微明，连里同志们都赶了过来，查了一下，被韩庆丰俘虏的敌军有80余人。

战斗结束后，上级为韩庆丰记大功一次，《西满日报》刊发了他的英雄事迹。（下）

## 上世纪四平粮谷市场的兴衰

上世纪二十年代，四平街尚未形成粮谷市场，粮商与农民之间交易不通过市场，而是送货上门或到乡下收购。随着南满铁路、洮辽铁路、四梅铁路的陆续通车，梨树、昌图、东丰、海龙、双山、双辽等地农产品不断集散于四平街。俗话说：“道路通，万事兴，招财进宝当大亨。”以赵汉臣为代表的八大粮商应运而生。为方便粮食交易，迫切需要开辟粮谷市场。

1931年在昭平桥25号（今道东天桥下北侧）开辟了一个粮谷市场即光复市场的前身，另在腰站处也开辟了一个粮谷市场，不久后在解放市场处也开辟了

粮谷市场。交易旺季，每日上市售粮马车达三四千辆，因此吸引了中外粮商。南方人从这里购买了大豆，华北人购买高粱、谷子满足其当地人食用；安东（丹东）人购买小米运往朝鲜，大连人购买粮油出口。日本对四平街这座“东北大粮仓”早已垂涎三尺。1906年就有日本人来此经营粮谷，尔后又凭雄厚的资金与四平街粮商竞争。1930年日本粮商发展到40户，而四平街附属地中国粮商只有35户，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用工业品从四平街对流回粮谷，主要是大豆，以充作国内饥饿的食品及化工原料，此时期粮谷市场吞吐能力最强。

1937年“七七事变”后，买卖兴隆的四平市粮谷市场受到了遏制。因为在农村，日本侵略者实行了“粮谷出荷”，农民不但无粮可卖，乡间常有饿殍。在城镇则推行粮谷“统制”“配给”，禁止交易粮谷。四平工业主要以粮谷为原料进行加工、酿造，民族工业因此大伤元气。而日本人在此期间却大肆掠夺粮谷，其手段是通过“三泰栈”“义发和”“义和顺”代购，供给其一定的代购费，到1944年只允许“义和顺”一家代购，至此日本人独霸了粮谷市场。廉价掠夺来的精谷除供应关东军军需，其余的运回日本，或转卖给其他国家。

1945年“八·一五”光复，因内战、通货膨胀，未能启动粮谷市场。

1948年四平解放后，为迅速振兴四平经济，一方面鼓励农民上市售粮，另一方面国营企业“倒挂”购粮，以防谷贱伤农，其间，粮谷市场逐渐得以复兴。

1954年，粮食统购统销，粮谷市场又一次关闭，时间长达二十多年。

1978年国家规定，农民在完成定购粮任务后，允许上市出售余粮。1990年虽尚无粮谷专营市场，但在道东南三马路农贸市场和道里三角花园农贸市场里都划出一部分做为粮谷交易场地，成交额逐年稳步上升。（刘丹）

## 第三编 四平党组织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

（一九四五年九月——一九四九年九月）

党史

建立工会、开展建党工作。工会是党联系工人群众的桥梁，工人阶级是党的主体力量。四平解放之初，建立工会工作从1948年7月开始，到12月中旬，进行了5个月，组织了1000余名会员，但工会作用发挥不够好。有的工会干部不愿意干，怕麻烦、怕误工，某些地方过分强调资方利益，忽视工人利益，不给工人解决大多实际问题，因而工人对工会不信任。市委对工会工作做了总结和研究，一致认为今后应以群众工作中工人为中心，先把工会工作搞好。根据这一精神，定出3个月的工作计划，不但要放手普遍把工人组织起来，还要求在3个月内把在业工人组织其三分之二加入工会。

为了把工会迅速组织起来，各区原有干部除指定做专门工作以外，其余全部做这项工作，还从工人训练班选了20人，干部训练班选了50人，总工会抽调52名干部去帮助各区开展工作。首先召开了工人大会，宣传解释为什么要组织工会，工会是干什么的，对工人进行思想发动，使他们认识党对工人的政策和主张。除了大会思想动员外，还召开了工人座谈会、工头座谈会，进行家庭访问、个别谈话等。在充分了解各方情况下，有些地方给工人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如给永聚源工人解决新年不按规定放假等问题。

根据各区汇报的具体情况，发现工人中普遍存在而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工资太低又不按时发，买不到实物。二是工厂随便解雇工人，职业无保障。为了达到把工人组织起来，决定从思想发动阶段转到实际解决问题阶段，遂提出“评好工资，组织工会，团结进步”口号。全市各厂工资有高有低，有的厂工资低到工人本身生活都不能维持，如公营燃料公司的工人每月每人工资不够吃饭穿衣服，鞋袜更谈不上，又如东明印书馆，厂方1个月赚1亿

多，工人日夜加班（夜班常常做到半夜一两点钟），工资很低，加班又无工资，无夜餐费。有的厂方的亲友则多挣，普通工人则少挣。根据这些现象工人提出增资、评资要求。同时因农历年关快到，按风俗习惯工人普遍有“借工资过年”的要求，因而又提出“工人解决一件好事”的要求。

1月7日以后，各区普遍转到给工人解决实际问题，同资本家无故开除工人、打骂工人现象斗争阶段。接到一区义兴园有资本家打工人情况日报后，总工会研究决定再开第二次工人大会，其他区工人也参加，借以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与认识，并给被打开除的工人解决困难。1月13日又召开两次工人大会，二、三、四区的工人都派代表参加，提出五个条件：一是资本家马上复工，工人回去上班；二是合理增加工资，补发被打开除工人饭费；三是打人的当场赔礼，并登报声明悔过；四是资本家

找保，保证今后不能无故歇业；五是打人的交政府处理。

资本家看到工人理直气壮，提出的条件条条有理，当场一一答应照办，并当场向被打工人赔九十度鞠躬礼。工人说，我们的要求资本家都答应了，我们胜利了，宽大他这一次，不用再交政府了。义兴园问题的圆满解决，给工人很大的鼓舞，会后纷纷议论：“没有共产党，没有工会，咱们工人哪能有今天！”其他区工人回去也到处议论：“咱们也这样办，办不了找工会”。各区负责同志抓住这一好机会，把这一具体事实再在工人中进行广泛宣传教育，并进而具体行动起来。

工会工作的开展，为建党活动打了一定基础，市委本着积极慎重的原则开展了党的组织建设工作，遵照在工厂积极的、公开的、审慎的建党原则，在农村审慎的、公开的建党方针，开展建党工作。

## 烈女碑与曾祖母的联结

张应志

我愿意关注家乡的历史文化。10年前的一天，我看到一则题为《梨树公安文两部门联合制止倒卖文物案》新闻报道，内容大致为：梨树县泉眼岭乡东洼子村有一块贞洁烈女碑，是清代光绪年间朝廷为当地恪守妇道、孝老敬亲的刘门范氏所立，该碑在文物贩子倒卖中被公安、文管部门联合破获。现立于梨树县博物馆内，属国家三级保护文物……这件事在我头脑中初步留下印象。

后来，我读光绪《奉化县志》（奉化为梨树县旧名），在第八卷《烈女传》中找到相关记载，现将原文抄录如下：“范氏，处士廷佐女，年十六，归刘景尧，恪尽妇职。越九载，景尧病卒。无子，翁以家贫无可嗣，欲夺其志。氏初以侍翁疾为辞，及再三劝谕，则给以逾三月乃嫁。及夫亡百日，哭于墓，尽哀归，仰药死。时光绪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也。绅耆李遇春等以状举，知县钱开震上陈。八年，奉旨旌表。”这段话大概意思是，范氏是范廷佐的女儿，嫁到刘家9年恪尽孝道，丈夫病死时她25岁，家中只剩下她和公公两人，瓜田李下无法避嫌，由于无子可依、加之旧时代嫁出去的女人不能回家，不能轻易改嫁，于是在丈夫去世百天后服毒自尽。事情发生后，此事被知县上报朝廷，在范氏去世3年后，朝廷下圣旨为其立碑。根据文献记载推算，此碑距今143年历史，范氏烈女出生于清朝咸丰五年（1855年），距今170年。

县志和贞洁碑互为佐证，说明此事真实无疑。今年5月5日，我去梨树县博物馆看到贞洁碑，与封疆大吏常荫槐的父母墓碑并列摆放，并罩着玻璃加以保护，足见价值所在。

范氏烈女的事迹，引起我深研的兴趣，因为碑的发现地泉眼岭乡东洼子村，与我的出生地榆树台镇房身村相毗邻，何况我的曾祖母也来自泉眼岭的范家。我和家父都没有见过她，只是每次回老家祭祖时，看到在墓碑上所刻的“张范氏”，才使我了解到曾祖母的姓氏，至于她的出生地，是从长辈那里听到的。因年代久远，其他无所知。看了烈女的故事后，我就猜想，曾祖母有没有可能和烈女是一个家族的呢？我将两者进行关联。

这时，家住四平的范先生（隐去真名）的名字忽然浮现在我的面前，听家中长辈人讲过，他的父亲和我

的祖父是表兄弟（他祖父的妹妹是我的曾祖母）。我与范先生多年前见过一面，最近在一次文化活动中我再次遇见他才建立联系。过后，我把烈女的相关情况通过微信发给他，我特意提到“范氏烈女可能与您同族，其父叫范廷佐，请帮我查一下您家祖辈有没有‘廷’字辈的？”，为了避免唐突，特意加了一句“如冒昧请勿怪”。范先生的回复令我惊喜过望：“应志有心了，我早年就听我爷爷讲过他姑奶奶即刘门范氏贞洁烈女之事，也知有此碑，但没见过。范廷佐是我的天祖（五世祖）。谢谢应志转此信息，吾将珍存。”经考证得出，烈女范氏是我曾祖母的姑奶奶。我为拓宽家族厚重的历史文化而高兴，尽管是范家的历史，但曾祖母是我直系血亲，所以此事对我非常重要。文化的传承确实需要“用心”，正是我作了研究，也正是因为范先生珍视文化，才让尘封的历史得以复活，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烈女之不幸，乃时代之悲剧，贞洁碑存，史料已证，为家史之大幸！她没有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烈女，是时代的产物，封建社会是发生悲剧的源头，类似事件在那个时代全国各地都有，并非范氏一例。生活在今天的人难以理解。旧制度虽属糟粕，但是对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悲剧是避免不了的，其行为是可敬的，至少后人不应加以非议。《奉化县志》还收录了同时代本县官员钱宗昌、陈文焯为范氏写的悼念诗词《范烈妇》。

我的曾祖母是联结历史故事的纽带，所以在研究烈女的同时，有必要对她作以介绍。她的父亲范树峰（烈女的侄子），在当地积德行善是有名的，不识字却能素描看相、测事态，人称“范军师”。曾祖母嫁我曾祖父张礼，生子女四人，我祖父张德有是其长子。曾祖母勤劳善良，颇有贤名，1946年因鼠疫去世，活了40多岁。她兄弟姐妹六个，在四个姐妹中排行老二，老大嫁杜家，老三嫁尤家，老四嫁庄家；哥哥范有山（范先生祖父），弟弟范有江，二十多岁时在兵荒马乱中被胡子打死。以上情况，除曾祖母的生卒年和家中排行是家父提供外，其他情况是范先生提供的。

我的考证到此结束，谨以此文，向烈女范氏致敬，也向我的曾祖母范氏致敬。

